

主 编 梁羽龙 张海军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译林 第六辑

苦难历程

The Road to Calvary

〔苏〕阿·托尔斯泰



中国文联出版社

苦难历程(二)



王成云 杨宝国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目 录

第二部 一九一八年 (续)

第九章	(399)
第十章	(414)
第十一章	(445)
第十二章	(463)

第三部 阴暗的早晨

(467)

第一章	(467)
第二章	(477)
第三章	(484)
第四章	(494)
第五章	(498)
第六章	(506)
第七章	(509)
第八章	(522)
第九章	(525)
第十章	(538)
第十一章	(569)
第十二章	(593)
第十三章	(601)
第十四章	(629)
第十五章	(634)

第十六章	(661)
第十七章	(689)
第十八章	(701)
第十九章	(716)

第九章

志愿军进行了所谓“第二次库班远征”，托尔戈瓦亚站是第一个打击目标。这个铁路枢纽极为重要，只要占领了它，就能够把俄国和北高加索的联系切断。在邓尼金的指挥下，志愿军于六月十日分成四路纵队，围攻托尔戈瓦亚站，共派出了包括步兵和骑兵的大约九千人。

邓尼金呆在德罗兹多夫斯基的纵队里面。情况非常紧张。人人都明白，整个军队的命运将取决于第一场战斗的情况。在惟一的一门发射霰弹的大炮的掩护下，德罗兹多夫斯基的士兵将要冒着敌人的炮火强渡叶戈尔雷克河。图尔库尔团长冲在第一道散兵线，像皮球一般扑腾在水里，呛着了水，骂骂咧咧地。红军顽强抵抗，但因为没有打仗的经验，被敌人包抄了。敌人把他们的前哨部队打垮了——东面是让埃尔代利的骑兵打垮的，南面是让博罗夫斯基的纵队打垮的。红军部队和庞大的辎重队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决定放弃托尔戈瓦亚站，向北方撤退。但马尔科夫的纵队从沙布利耶夫方向把北面截断了。志愿军大获全胜。埃尔代利的哥萨克骑兵在草原奔驰着，杀死逃敌，抓获俘虏，截获装有大量物资的火车。

天色已经接近黄昏。战斗逐渐停止。邓尼金把两只肥手倒背着，紧皱眉头，脸发红，在车站的月台上来回走动。士官生们开着玩笑——死亡的危险刚刚过去常开的那种玩笑——有的往敞篷的平板车上抬沙袋，有的把机关枪架在自己造的铁甲列车上。炮声还不时传来——这是在沙布利耶夫以北的红军铁甲车在打炮。一颗从那里飞来的炮弹就在马内奇河大桥旁，在马尔科夫将军的坐骑旁落下。他已经两天两夜没有睡觉，饭也不吃，烟也不抽，因为没有像想象的那样攻取沙布利耶夫卡，心中火得很。原来有个很强的部队防守在那里，既有装甲车，又有大炮。昨天（十一日）和今天一天，他的迂回纵队打得都很拼命，却一点也没有进展。开战时的运气这次背叛了他，损失惨重。固守沙布利耶夫卡的布尔什维克到了黄昏时显然是考虑到要撤退了。

在马鞍上的他微微俯下身子，细细端详着几具尸体的轮廓；他们在那里直挺挺地躺着，临死的姿态还保持着。这都是他的军官。每个人在战斗中能抵得上一个排的人。由于他的头脑迟钝，好几百个最精英的战士毫无意义的死去或者受伤。

一阵呻吟传来，仿佛是一个人才从噩梦中醒来，一阵啦啦声又传来。一个军官从桥头的战壕里爬出来，立刻又跌倒了，肚子在胸墙上趴着。他吭哧地喘着气，把身子撑起来，好容易把一条腿抬起来，爬起身来，盯着余辉中的一颗又大又亮的星星。他把剃得光光的头晃动一下，晃晃悠悠地向前走，忽然看见马尔科夫将军。他举手行礼，接着一甩手：

“我受了重伤，将军大人。”

“我已经看出来了。”

“我被人从背后打的黑枪。”

“这不可能……”

“有人用手枪从背后朝我打了一枪，我被打伤了……我想是瓦列里扬·奥诺利把我打伤的……”

“您姓什么？”马尔科夫严厉地问道。

“罗辛中校……”

就在这时，最后一颗炮弹从向北撤去的红军铁甲列车的六英寸口径的大炮里射出来。炮弹从黑暗的草原上呼啸着飞过。将军的坐骑受惊了，把耳朵竖起，趴下去。忽然炮弹在离马尔科夫五步远的地方落下，爆炸了。

烟雾和尘土散开之后，被炸到一旁的瓦季姆·彼得罗维奇·罗辛看见那匹灰马在向天空蹬腿，一个已经没气儿的矮小的身体躺在马旁边。罗辛把身子欠起，大喊起来：

“担架兵！马尔科夫将军已经死了！”

志愿军攻下托尔戈瓦亚之后，转攻北方的大公村，这样有两个目的：一来可以肃清沙尔地区的布尔什维克，另一方面可以巩固后方，免受察里津方向的攻击。没花多大代价攻占大公村，却没有扩展成果，因为埃尔代利的哥萨克骑兵队在夜战中被布琼尼打得稀里哗啦。

志愿军的第一辆铁甲列车在车站附近差点报销了。一辆机车挂

着白旗向铁甲列车飞奔过来，铁甲列车上的人以为是敌人派来的谈判代表，便不再射击。谁知那辆机车没有减速，一个劲儿地飞奔过来。直至最后一刻，铁甲车上的人才开了几枪。到底车子相撞了，撞碎了一节平板车，机车被撞翻了——车上被浇了汽油，布满了炸弹。这个好像是美国电影里的镜头，吸引了整个战场的注意力。

顿河阿塔曼受邓尼金之命管理这个地区，指挥地方哥萨克的军队把当地的布尔什维克扫清，准备拿下最重要的铁路枢纽——季霍列茨站，它联结着库班和顿河，联结着里海与黑海。他冒着极大的风险这样做。有两个外乡人的大村子在南下的路上——白土村和佩斯恰诺科普村——全是布尔什维克的发源地。村里都在急忙修筑工事。卡尔马的部队更是心急火燎地在季霍列茨附近挖战壕。索罗金的部队从西南方开始逼近。在马内奇河被打败的红军也经过重新整编，从背后进攻。很多村子都派出民兵去支援红军部队。

邓尼金只有一个条件可以指望：对手在战斗中不相互协调。可是，这种情况并不是确保能发生。他因此决定先发制人。大家都筋疲力尽了，他有时不得不亲自去鼓励那些躺在地上的士兵去冲锋陷阵。用大车拉着步兵行军。那辆自己造的铁甲列车在队伍的最前面开路。

所有的村民在攻打佩斯恰诺科普村时一起和敌军拼死抵抗。志愿军从来没见过那股猛劲儿。从早上一直到晚上，大炮的轰隆声一直震撼着草原。德罗兹多夫斯基和博罗夫斯基团两次被打出村子。直到红军发现自己已经被包围，而又不了解敌军实力和装备时，才一个不剩地撤出村子。所有的地方队伍、难民和正规部队都汇聚在白土村。

德米特里·日洛巴的铁师驻扎在这里，他们是一万名民兵中的精英。不分老幼，男人们都拿起武器。在所有的路口都修了工事，组织性和战术思想第一次表现出来。群众大会上发出了号召——不是胜利就是死亡。

但一切都是白费。敌人很有学问——他们拿科学来对付拼命和勇敢精神，他们考虑到了每一个细节，就像下棋一样，一步步地前进，总是出其不意地在红军的后方出现。没错，白军并没有在发起进攻时得手。日布拉克团长带领着德罗兹多夫斯基骑兵团摸黑瞎

闯，遇到了红军的前哨散兵线。碰到近射的炮火，一下子就被打死了。他带领的士兵马上向后撤退，就地趴倒。但是快到上午九点时，库捷波夫带领着科尔尼洛夫的残部在德罗兹多夫斯基骑兵团以及一辆装甲车配合下冲进了白土村。博罗夫斯基从车站逼近这里。巷战开始了。红军觉得已经被包围了，慌做一团。装甲车闯进了红军的人群中。麦秸屋顶着了火。在一片火光、枪声和哭号声中马群和牛群乱跑……

日洛巴的铁师撤向惟——一条没有敌军的道路。邓尼金在一座信号房旁边骑马站着。他的两只手搭在嘴前面，愤怒地喊着，赶快把敌人的退路切断——游击队和全村村民都跟着铁师的残余部队撤退。埃尔代利的骑兵奔来追逐敌人。总司令的卫队也拔出军刀，奔驰而去——乱杀乱砍。那一群参谋就像猎狗追猎物一般骑马飞奔，对着敌人的头颅和后背乱砍。只剩下邓尼金一个人站在那里。他把制帽摘下，用它扇着兴奋的脸。他这次把进军季霍列茨和叶卡捷琳诺达尔的道路扫清了。

村中的院子里黄昏时响起阵急促的枪声：这是在枪杀红军俘虏，报日布拉克的仇。邓尼金在一座肮脏不堪的草房里喝茶。夜里尽管很闷，他仍然把那带宽大肩章的厚制服上衣扣到脖子。每打一阵枪，他都从破碎的小窗里向外看去，拿攥成一团的手帕擦着鼻子和前额。

“亲爱的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他对副官说道，“把德罗兹多夫斯基叫来，毕竟这么干不好。”

副官磕得马刺喀嚓响，行举手礼，接着放下，转身出去。邓尼金往茶里加水。一阵枪声又在跟前响起，把窗上的玻璃震得直响。一阵哀号声从黑暗里传出。带着几片茶叶的茶水溢出茶壶。安东·伊万诺维奇盖上茶盖：“唉，唉！”他小声地叹息着。突然门开了，一个三十多岁的脸色惨白的人走进来，他身穿一件被揉皱了军装上衣，带着的将军软肩章也揉皱了。在他那夹鼻眼镜的镜片上煤油灯映照出暗淡的反光。有个小坑在下颚中间，胡子很久没有刮了，向前伸着，干瘦的脸抽动着。他停在门口。邓尼金费劲地从板凳上站起身来，伸出一只手招呼他：

“坐一会儿吧，米哈伊尔·格里戈里耶维奇。想不想来点儿茶？”

“谢谢长官，没有时间。”

这个人就是德罗兹多夫斯基，最近被提为军长。他清楚地知道总司令叫他来的原因，和以往挨训时一样痛苦地压抑着自己的愤恨。他把头垂下来，往一边看。

“亲爱的米哈伊尔·格里戈里耶维奇，我想跟你谈枪毙人的事……”

“我不能约束他们。”德罗兹多夫斯基用一种断断续续、尖得刺耳的声音说，他的脸色变得更白了。“阁下很明白，布尔什维克像野兽般地折磨日布拉克上校……三十五名军官……是我把他们从罗马尼亚带来的……也被弄得不成人样……布尔什维克不论见了什么人都折磨，都杀……是人，不论什么人……（他憋住了气，说不出话来）我没法约束他们……我不愿那样干……要是您认为我不配，可以让我打个报告……就是当个士兵，我也觉得挺幸运……”

“哎，哎，哎。”邓尼金说道，“米哈伊尔·格里戈里耶维奇，你那样可不行……不要提什么报告……你得知道：我们把俘虏枪毙了，又会使敌人更顽强地抵抗……枪毙俘虏的消息肯定会传出去。我们为什么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呢？你赞同吗？难道不对吗？（德罗兹多夫斯基一句话也没说）请您向您的部下通告一下以后不许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是！”德罗兹多夫斯基走出去，门砰地一声关上了。

邓尼金摇了摇头，对着茶杯思索了半天。最后一阵枪声在远处响起，接着就安静了。

按照原定计划，攻占季霍列茨的战役得在六十俄里宽的阵线上展开。必须把进攻基地上的游击队和小股队伍事先消灭掉。

年轻将军博罗夫斯基受命后，连续两昼夜，奔驰一百俄里，把许多村子占领了。这就是内战史上所谓的第一次“袭击”敌后。

在已清除得干干净净的进攻基地上，志愿军拉开了阵势。邓尼金六月三十日发布一项简明的命令：明日，把季霍列茨站攻下，把集结在捷尔诺夫——季霍列茨周围的敌人击败……“各纵队子夜时出发，以大迂回包围季霍列茨。”只打了几枪，布尔什维克就退到修好工事的阵地上。

红军这时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拼命抵抗了。白格林纳的失陷引起

人们的惊慌。索罗金暂停进攻。红军竟然毫无代价地牺牲了几千人。敌军如机器一般向前进攻。志愿军的实力被想象力夸大了十倍。听说俄国各地都有军官投靠邓尼金，“士官生”从不手下留情，志愿军把一块地盘打下，随后德国人就赶到。指挥季霍列茨集团军的卡尔宁好像瘫了一般地在列车里坐着。当他看到从四面八方来的大批邓尼金的军队逼近时，便下令撤退。战斗在上午九点就结束了，红军都已撤回到修筑工事的半圆形阵地上。卡尔宁把自己关在一间单间里睡觉，以为今天不会再有战斗了。志愿军这时却沿着茂密的麦田前进，续续纵深迂回。两翼在将近中午时合围，攻击敌军南面。没有什么伤亡，科尔尼洛夫团就把车站拿下来。铁路的员工全都躲了起来。卡尔宁失踪了——他的帽子和皮靴还在车厢里。他的参谋长，前参谋本部上校兹韦列夫在旁边的一间单间里；他的头盖骨被打碎了，躺在地板上。他的妻子在座位上趴着，披肩蒙着头，子弹打穿了胸部，快要死了。

红军在这之后没有指挥官，和基地失去了联系，逃路又被切断，志愿军只要一收钳子就可以了。志愿军用机枪打，用大炮轰，一直打到晚上。红军在半圆形工事里慌乱地逃窜，子弹从各个方向打向他们的脸上和后背。发疯的人们爬出战壕，拼起刺刀来，但是不管到哪里，只有死路一条。柯捷波夫傍晚时把向北去的惟一一条道路截断了。红军和白军在麦田里混战。指挥官召集起军官们，一次又一次投入到战斗中。从一个地方的战壕里伸出挂在刺刀上面的白手帕，柯捷波夫等几个军官骑马前来，迎接他们的却是一阵机枪的扫射和疯狂的咒骂。他们伏在马背上逃走了。总司令下命令：不许杀死俘虏，但没有人下命令收容俘虏。

邓尼金第二天早晨骑着马慢步察看战场。眼中的麦田被践踏了。有几只兀鹫在晴朗的天空中盘旋。邓尼金看着田野上曲折的战壕线——许多胳膊、腿和死人的头露出战壕，还有许多尸体躺在那里，像袋子一般。他这时感慨万千，半转过脸来招呼跑来的副官，接着阴沉地说：

“这都是俄国人呀！真可怕。这并不能使人高兴，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

志愿军大获全胜，彻底击溃了卡尔宁的三万大军：死的死，逃

的逃。只有七列车的红军逃到叶卡捷琳诺达尔去了。索罗金部队的联系已经彻底被切断。红军的各个部队：阿尔马维尔地区的东线军队和沿海的塔曼部队，完全被孤立了。邓尼金得到了大量战利品：几辆装甲车，三列铁甲列车，一架飞机，五十门大炮，几车厢的机关枪、步枪、炸弹和大量军需物资。

这次胜利有惊人的影响力。阿塔曼克拉斯诺夫在新切尔卡斯克大教堂做祷告，并发表全军讲话，他讲话毫不逊于他的好朋友德皇威廉。邓尼金的军队尽管在三个星期内损失了四分之一，但到七月初，全军人数增加了一倍。不断有志愿兵从乌克兰、新罗西亚和俄国本土涌向这里；同时第一次把俘虏的红军士兵编入。

邓尼金的部队经过两天的休息后分成三个纵队，大规模进攻三个战场：东部攻打阿尔马维尔地区的红军，西部攻打索罗金，南部攻打掩护叶卡捷琳诺达尔的卡尔宁残余部队。他规定在攻占叶卡捷琳诺达尔之前，要把整个后方的残敌肃清。考虑一切之后，他制订出具有最高科学原理的方案。却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情况被他忽视了：他所面对的部队是他不知道情况的，而且这是一支他无法理解的武装起来的人民的力量。他没有估计到他的每次成功只会加深这支人民军队的仇恨和团结一致；以前的那种靠激愤的群众大会来打倒不称职的指挥员，依据大多数人意见决定进攻方向的时代已经过去，代替它的是一种全新的，不为人知的，却一天强于一天的内部纪律。

一切都预示着可以轻而易举地大获全胜。侦察兵报告，索罗金的部队正逃向叶卡捷琳诺达尔方向，抢渡库班河。可惜这并不是一个完全准确的消息。侦察兵弄错了。只是一些逃兵、小股队伍和难民的大军在抢渡库班河。索罗金的三万大军在把一切无战斗力的人员肃清后，士气振奋，正变得杀气冲天。巴泰斯克前线已经决定放弃和德国人打。红军正等着和邓尼金的部队在战场上拼个你死我活。结果由于连打胜仗而飘飘然的志愿军在快到达目的之际，在和索罗金部队的战斗中几乎全军覆没。

索罗金像拿破仑一般傲气地回答库班——黑海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询问：“宣传鼓动员我一个也不需要。有人正在为我做宣传鼓动工作。我的部队从来都英勇善战，一定会把反革命的一切障碍都扫

清。”部队在邓尼金开始进攻时的惊慌失措已经被索罗金制止住，似乎他本人也从无所作为、醉生梦死的状态中醒了过来。他时时刻刻地往前线跑——有时骑马，有时坐验道车或火车。他检阅部队，在队列面前亲手把两个怠惰的指挥员枪毙了，他向红军战士们讲述人民敌人的凶残。他破口大骂，骂得口吐白沫，嘴都歪了，红军战士听了，怒吼起来，把他的讲话打断了。他把特务科和军事法庭的工作加强，宣布如果没有保养好枪支就枪毙，还发布全军命令：“同志们！全世界的劳动者都寄托希望于你们。他们将无尚敬重你们——你们挺起胸膛，睁大眼睛去迎接历史的黎明前的血腥。应该用炮火和子弹把一切爬虫、寄生虫、邓尼金匪帮以及所有的反革命分子消灭干净。使劳动者能得到和平，让剥削者去地狱，世界革命万岁！”

这些命令全是在亢奋中亲自拟的。各个连队高声朗读。乌克兰的农民、高加索军队的士兵、顿河的矿工、外乡人和哥萨克——这一群吵吵闹闹、形形色色、破衣烂衫、谁也不怕的哥们儿，都对这些话着了魔。

有头脑有经验的参谋长别利亚科夫，正在起草一个进攻方案，更准确地说，是个突围方案——三万大军预备突破重围，退回库班河对岸去。起码，参谋长这样打算了，因为他不抱任何希望和邓尼金作战能占到便宜。突围地点选在科列涅夫车站一带（位于叶卡捷林诺达尔和季霍列茨之间）。在占领科列涅夫后，对付和南面主力断了联系的卡扎诺维奇纵队与德罗兹多夫斯基纵队就不困难了，接着直奔叶卡捷林诺达尔，以后再怎么样，只能去碰运气了——这就是参谋长想的。他的境况很微妙：不管是睡觉还是醒着，他都仇恨红军，可他偏被该死的命运和布尔什维克拴在一块儿。一旦他落到邓尼金手中——他总是怀着忐忑不安的羡慕和赞赏想着这个人——只有死路一条！他寄托的惟一希望是索罗金的狂热野心——这是一种和当时的事件一样荒唐的希望。不过还可以利用这一点：尽力把索罗金推向独裁者的位置，以后只好碰运气了！……

他不管怎么说还是积极地准备着进攻：把储存的饲料和弹药集中到季马舍夫车站去，卸下炮弹，派长长的大车队到草原里。在季马舍夫附近将军队展向东南的阵势，预备同时攻击维谢尔斯基和科列

涅夫。

红军的野战炮于七月十五凌晨猛烈地炮轰科列涅夫，骑兵连排成的散兵线于一小时后一批批地冲进车站和村子里，嗖嗖地用军刀砍士官生，战马纷纷撞倒他们，只有那些离很远就扔枪的人才收做俘虏。整整走了一夜的步兵在到达科列涅夫后立刻挖战壕，这一下不是原来的那样的半圆形的，而是一个完整的椭圆形。

白色的太阳在酷热的雾霭和尘土中升起。一片运动的景象呈现在整个草原上：步兵在爬行，骑兵在奔跑，炮车在轰隆隆滚动，咒骂声，枪击声，嘶哑的号令声不断响起。辎重车队一直展开到地平线上。天气奇热无比。索罗金干脆在半路上甩掉了参谋部，骑着大汗淋漓的白马，去军队里转悠。他派出的带着他的命令的传令兵和勤务兵像猎狗一般拼命奔跑。

在奔驰中他把帽子弄掉了，扔了切尔克斯大衣。他身穿紫红色的绸子衬衫，袖子已经到了胳膊肘上。蓝色的马裤和一条带金饰的皮带。随处都能见到他那张被灰尘和汗水染黑的脸和咧着的嘴。他已换了两匹马，视察战壕，检查炮兵的位置，查看草原里的潜伏哨，去看快到眼前和正在卸下炮弹的马车，扬起鞭子叫指挥员到跟前，在马上俯下身子瞪着发疯的眼睛，神情可怕地听取报告。他就如一个盛大的乐队里的指挥，把就要打响的这场战斗的乐弦拉紧。他到了车站跟前，喘着粗气跑进电报室，把倒在门坎跟前的一具脑袋开花的带肩章的尸体踢开，带着一阵强烈的令人陶醉的心情读着正在收报机上往外传动的电报带：卡扎诺维奇纵队和德罗兹多夫斯基已经离开金斯卡亚站，急忙赶来——只等着开打了。

德罗兹多夫斯基纵队坐着大车赶来——草原上奔驰着八百辆大车。卡扎诺维奇将军带领着原来的马尔科夫部下，和炮兵一块儿挤上火车，十六日凌晨一下火车立即投入战斗。

卡扎诺维奇将军在铁路信号房旁的井栏上站着，稳重地看着那些灵巧的军官们排成散兵线，不发一枪地前进。在他那文雅、清秀的脸上留着花白胡子，下巴上的胡子很整齐，一种全神贯注而又略有嘲讽的神情流露出来，一双美丽的眼睛里带着女人特有的热情，却流露出冷静的笑容。他很有把握今天的战斗结局，因此一分钟也不等德罗兹多夫斯基，他在和德罗兹多夫斯基争战功。德罗兹多夫

斯基有强烈到几乎病态的自尊心，小心从事，动作缓慢，因此常常误事。卡扎诺维奇之所以这样热爱战争，是热爱它那种战斗的音乐，宏伟的气魄和战胜的名声。

火球般的太阳跳出远处的丘陵背后——把七月的灼热尽数放射出来；那耀眼的光芒直刺到布尔什维克的眼睛。机关枪响起来，酷热的沉寂被排枪撕破。能够看到从战壕里站起的敌军密集的散兵线。马尔科夫的部下向前径直冲去，没有人把头低下来躲避子弹。几千个身影向他们迎面爬来。卡扎诺维奇举着望远镜，真是怪事！

“向敌军打三排霰弹炮！”他命令在井边坐着的话务员。在山后隐蔽的两个炮垒开了火。霰弹在敌人散兵线附近炸成一个个的棉花球。那些人慌忙卧倒，随即又恢复了原状，继续前进。终于布尔什维克的炮垒也怒吼起来。卡扎诺维奇莫名其妙地笑了笑，手哆嗦着举起望远镜。马尔科夫的部下都在地下趴着，挖起掩体。他的那张晒得发黑的脸刷地变得惨白。他跳下井栏，俯在电话箱上，呼叫着季马诺夫斯基。

“我的散兵线头都抬不起来。”他向话筒喊道。“不管怎么都要把左翼干掉……现在一秒钟都很重要……”

路基后面立刻出现了另一批马尔科夫的部下，他们向前跑去，滚下山坡——季马诺夫斯基的预备队。他们一条散兵线接着一条散兵线，神情激动而坚决，逐渐在已经成熟的麦田里消失。年轻的季马诺夫斯基脸色红润，满脸堆笑，高筒帽都歪了，穿着一件很脏的精麻布衬衫，戴着深黑的肩章，手扶着军刀，跑在士兵后面。这时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这帮布尔什维克仿佛是悄悄地换过的一批，一切他们应该惊慌的时刻都轻松的过去。整个草原上现在都是敌人冲向这里的身影。志愿军的机关枪疯狂地叫嚣，敌兵仿佛海浪似的，一批批地往上冲去接替倒下的人。

季马诺夫斯基的连队在麦田的尽头端着枪向前冲——一连又一连……卡扎诺维奇在井栏上站着，腰板挺得很直。从望远镜狭小的视野中他看到了疯狂的马尔科夫部下的脑勺。多么紧张！倒了！倒了！他把望远镜移向奔跑的军队——忽然看到了一张张大张着的嘴，袒露的紫铜色的胸膛，宽阔的脸膛，水兵的皮帽……布尔什维克士兵……立即双方混战起来。病态的微笑凝在卡扎诺维奇线条优

美的嘴唇上……马尔科夫的部下没有顶得住。一连剩余的人都钻进麦丛中。二连也向后一退，趴在地上了。

他这时跳下井来，快速地越过麦田。有人看见了他。他喊道：“太丢脸了，诸位！”趴着的人终于站了起来。他要让他们上去拼刺刀，可是敌人的火力非常猛，冲上去的人纷纷倒下来，散兵线又都趴下来……难道这一仗真的打输了？

早上八点多时，德罗兹多夫斯基部队射出的炮声从西面传来。一辆好似灰色乌龟的装甲车摇摇晃晃地出现在草原上。德罗兹多夫斯基的士兵开始从从容容、有条不紊地展开进攻。卡扎诺维奇的散兵线又一次爬起来。现在志愿军摆成半圆形的阵势向前推进。这样的打击布尔什维克一定受不了。

一个骑马的人这时出现在布尔什维克的战壕中间，他疯狂地奔驰着，挥舞着闪闪发亮的军刀。他飞马上了土坡，把马头勒住。他穿着紫红衬衫，高挽袖子，昂着头大叫一声，又挥起军刀。骑兵摆开散兵线向正在进攻的敌人猛冲过去。那些凶悍、矮小的马像贴在地上似地飞奔起来。枪声没有了。军刀的嗖嗖声、呐喊声和马蹄声老远就能听见。突然那个穿红衬衫的人冲下土冈，把缰绳松开，冲在最前面。战场被一片黑色的浓雾遮住。马尔科夫和德罗兹多夫斯基的士兵经不住骑兵的冲击，纷纷逃窜。他们一直跑到基尔佩利河对岸才停下，开始挖壕沟准备据守。

伊万·伊里奇·捷列金痛得直皱眉头，浑身直打寒颤，自己拿急救包里的纱布包扎好头。

只是很轻的伤，擦破了点皮，没伤到骨头，可是非常疼——好像整个脑袋都在收缩似的。他刚才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浑身酥软，包扎好伤口后，还躺在麦田里许久。

蝈蝈这时若无其事地发出和平的吱吱声，听了令人觉得有些奇怪。这些看不见的躲在地缝里的蝈蝈，南国的硕大的星星，天地间的带芒的麦穗和一动不动的眼睛——在一切灾难结束之后，居然呈现这样一幅景象。不远的地方刚才还有一个受伤的士兵在呻吟——现在他也静了下来。

多么美丽的寂静啊！渐渐地头上的剧痛减轻了，仿佛是夜色的庄严肃穆带来的这种缓和，白天那大炮的轰鸣，像野兽一般大张着

的嘴，被强烈的仇恨撕毁的一切，都在眼中浮现。可是，这些记忆钻得脑袋那么疼，使他的脑袋忽然被拧住，伊万·伊里奇禁不住叫起来：快想些别的东西吧……

但他又能想什么？或是当前的这种漫长得无法想象的战争——的可怕的片断，或是那被锁起来的，遥远的梦——达莎！他想到了她（事实上他一直想着她），想到她只有一个人，无依无靠，什么都干不了，也没有独立的生活能力，只是一个幻想家……她那像鸟儿一样慌张的心，喜欢冲动——她还只是个孩子，只是个孩子……

伊万·伊里奇抓起地上的一把热乎乎的泥土。把眼睛闭上。她和他已经分手了，并且以为这就永远地分开了。这个傻瓜！……没有人怕你那愤怒的眼睛……没有人会更爱你，小傻瓜……你会吃到苦头的，并且这些苦头将是刻骨铭心的……

几颗眼泪从伊万·伊里奇的睫毛下滚出来，他因为受伤而更脆弱了。耳边的蝈蝈不停地叫。星光给那被千军万马践踏过的草原涂上一层银辉。一切都被黑夜掩盖起来……伊万·伊里奇把腰直起来，双手抱着膝盖坐了一阵。一切仿佛都在梦中，仿佛在童年。一阵怜悯从心头涌起……他站起身来，尽量地轻轻地往前走，免得把脑袋上的伤口震疼了。

这里距科涅夫有一俄里远。有好几堆篝火在那里闪闪发光。有一条不冒烟的火苗在眼前的洼地里跳舞。突然他感到又饥又渴，回转身走向篝火。

有不少身影从战场上各个角落慢慢走向那里——有的受了点轻伤，有的是被打散的军队，迷失了方向，也有的带着俘虏。一片嘶哑的咒骂声，互相召唤和响亮的笑声……许多人躺在烧枕木的篝火旁。

伊万·伊里奇闻到一股面包的气味——这些满面尘土的人都在啃面包。一辆大车停在火堆旁，拉着水桶和面包，一个瘦弱的扎着白头布的妇人正往桶外倒水。

他把水喝够了，拿了一块面包，在大车上靠着，一边吃，一边望着天上的星星。人们似乎都静了下来，很多人睡着了。可是刚退下战场的人仍然杀气冲天，冲着黑夜吓唬着，咒骂着，可是没人理他们。他们一人拿了一块面包和一杯水。

一个半身赤裸着的满脸黑胡子的人带着一个俘虏走过来，把他打倒在篝火旁。

“这个狗崽子……你们得审问他，兄弟们……”

他踢了地上的人一皮靴，退了两步，把裤子提提。他那干瘦的胸膛不断地起伏着。伊万·伊里奇看出来那便是那个“鬼见愁”，便把脸扭开。有几个人扑到那个人跟前，把身子弯下去：

“是一个志愿军……”（有人把他的肩章撕下扔到了火里。）

“年纪挺小，倒够狠的，真是条毒蛇！”

“肯定是户有钱人家……为了保护老子的财产而打仗的……”

“这个混蛋，看他眼珠在骨碌碌乱转……”

“有什么好看的，看我的……”

“等一下，或许他带着什么文件——把他送到司令部吧……”

“送到司令部去……”

“不可以！”“鬼见愁”大叫起来，飞奔过去。“他受了伤在地上躺着，我走到他面前——瞧他那双皮靴——他朝我打了两枪，我绝不交出去……”他恶狠狠地朝那个俘虏叫起来：“把皮靴脱下来！”

伊万·伊里奇又斜视了一下。那个年轻的志愿兵头被剃得精光，火光照在上面发出亮光。他的眼睛很大，龇着牙，眼珠在乱转，小鼻子上全是皱纹。他肯定不知所措了……突然他蹿起来。他的左手无力的下垂着，左袖也破了，血迹斑斑。他发出轻微的咝咝声，甚至把脖子伸出来……“鬼见愁”退了一步——这个人好像是可怕的仇恨的幽灵现身……

“哎！”一个低沉的声音说，“我认得他，我给他老子的工厂干过活，罗斯托夫的大老板奥诺利就是他老子……”

“知道。”人们嗡嗡地发出声响。

瓦列里扬·奥诺利把头低下来，用嘶哑而尖利的声音说：

“你们这帮狗杂种，赤匪！应该把你们的嘴巴揍扁！你们这群狗东西，还少挨揍了吗？是不是还嫌不够？真的不够！统统把你们吊起来，不要脸的狗东西……”

他什么也不考虑了，一把抓住“鬼见愁”毛茸茸的大胡子，拿皮靴踢他赤裸的肚皮……

伊万·伊里奇马上离开大车。一片厉声的吆喝响起，却有一声